

中国戏曲小说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安葵 编著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

十八相送



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安葵 编著



• 山东文艺出版社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中国戏曲小说
梁山伯与祝英台
安葵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2插页 69千字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1-5000

ISBN 7-5329-1559-x
I·1347 定价3.60元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？多少个剧团？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发展，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：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里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目 录

前言	(1)
一 别家求学	(2)
二 初出深闺	(13)
三 草亭结拜	(19)
四 春夜融融	(28)
五 夏雨霏霏	(34)
六 金桔飘香	(46)
七 瑞雪真情	(55)
八 十八相送	(66)
九 楼台再会	(75)
十 双双化蝶	(89)
后记	(94)



一对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嬉戏。在它们的眼里只有这鲜花盛开的世界，这一丛丛姹紫嫣红的鲜花似乎是为它们开放的。

一个扎着双辫的小女孩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想捉住这一对蝴蝶。眼看就要捉到手了，被坐在草地上的妈妈看见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不要捉它们！”听到喊声，蝴蝶飞走了，小女孩咕嘟起嘴，“为什么不许捉它们？”

“你看它们两个在一起多幸福！”妈妈认真地带着感情说。

“为什么它们两个在一起就幸福呢？”小女孩不服气地问。

坐在妈妈身边的爸爸笑着说：“你看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多幸福！”妈妈瞪了爸爸一眼，但身子却往他身边靠了靠。

小女孩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是更幸福吗？”

爸爸却又说：“先有了我和你妈妈的幸福，才会有幸福的你呀！”

女孩翻了翻眼睛，没有再提出反问，但说：“它们是蝴蝶，又不是人！”

妈妈说：“它们虽是蝴蝶，却是人变的！”

“人变的？”小女孩惊讶地问，却有了更大的兴趣，跑到爸爸妈妈跟前，一迭声地问：“它们是什么人变的？快给我讲讲这人变蝴蝶的故事！”



一 别家求学

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间故事，据说发生在东晋时代。它不是正史记载，却千古流传。

浙江省上虞县祝家庄，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。祝家庄有一位祝老员外名公远，他家田地不多，日子过得却也殷实。祝公远年轻的时候也曾用功读书，但没有得到什么功名，眼看已到知天命之年，他对自己的前程已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便把光宗耀祖的理想寄托在后辈上。却喜他膝下的一子一女都聪明好学，孝顺懂事。儿子祝英俊从小跟父亲读书，过目不忘，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朗朗地背诵《诗经》中上百篇诗歌，八九岁的时候就能背诵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。如今还未满二十岁，因在父亲的勉励下，日夜用功读书，在方圆数十里已小有才名。女儿祝英台小哥哥三岁，也是从小就聪慧过人。父亲教哥哥读书的时候，她也在在一旁听，哥哥记住了，她也记住了。甚至有时哥哥背诵中有一、二个错字，她也能听出，为之订正。祝员外也十分喜爱这个聪颖的女儿。他虽然知道女儿不能担当光宗耀祖的重任，但他也没有按着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信条，反对女儿读书。在教授儿子之余，有时他也提问一下女儿，解答她提出的问题，并赞赏女儿写出的透露出才气的诗文。

英俊常常要出去会青年文友，诗文唱和，英台自然是不能去的。但每次哥哥带回学友的诗文她都要加以品评。有时她写

了诗文，混在哥哥的诗文中一起带出交学友看，每次都受到学友们的赞赏。

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，他的学识提高得很快，祝员外感到自己的学识已不能适应儿子的求知需要了。为了儿子能有更远大的前程，需要为他寻访名师。

一日，祝公远从外边回来，满脸喜气。晚饭的时候吩咐摆上通常过节才饮的花雕。夫人一直等着老爷公布有什么喜事，谁知祝员外却沉得住气，直到半瓶酒喝下去之后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问得确切，东南名儒司马明先生在杭州灵山书院讲学，明春开学，我儿要好好准备一下，过了年就去拜师深造。”

祝英台一听，连忙说：“我也和哥哥一起去！”

祝公远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可惜你是个女孩，不然你也会和你哥哥一样有出息！”

英台连忙问：“父亲答应我和哥哥一起去了？”

公远见英台是认真的，便也正色说道：“不要胡说，女孩儿家怎么能外出读书呢？”

英台见父亲不允，眼角滴下泪来。英俊听到父亲让自己外出读书的消息，很是兴奋，但看到妹妹伤心，自己无从安慰，便也沉默下去，匆匆吃完饭，告退了。

看到儿女都走了，祝员外对夫人说：“英台在家里跟哥哥一起读书，我没拦挡；现在她哥哥要外出了，你也该教她安下心，学点女红了。这一向已有几起提亲的，我都推托没有答应。但眼看儿女都长大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等英俊读书回来，他们的亲事都该办了。”





夫人说：“老爷说的极是。英台虽然在读书上很用心，但女红也没耽误。今后我教她在这上边多收收心就是了。”

英俊知道明年要外出读书，便更加用功，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。英台也同哥哥一样用功，好像暗暗在比赛。她看见哥哥的房间里灯光还亮着，自己也不安歇。母亲看他兄妹二人如此用功，心中高兴又怕他们累着，一会儿劝儿子早些睡觉，一会儿劝女儿别那么争强好胜。她对女儿说：“你哥哥是个男子，将来要求取功名，你一个女孩儿家，那么用功有什么用？”英台一时真答不上来。是呀，我用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？英台既不为当官，也不为扬名，她只是在读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。书，向她展示了广阔的世界，那么久远的过去，那么新奇的空间，多少英雄豪杰，仁人志士，多少能工巧匠，诗仙圣哲，他们都在书中与自己对话，他们启发自己思索，引导自己畅想，带动自己创造。她仰慕前人，追赶前人，一会儿又想要超越前人。书，使她充满了欢乐；书，使她感到青春是这样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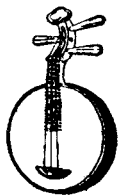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，冷得也特别厉害。冬至未到，一向少雪的江南居然降下一场大雪。开始只是飘一点小雪花，后来便铺天盖地地下起来，尚挂绿叶的树枝上落满了雪，好似玉树琼枝一般；远处的山头上也披上了银妆，一霎时，从天上到地上，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英台开始在窗子里看，越看兴致越高，禁不住跑出屋外，喊哥哥一起出来看雪。英俊对妹妹一直是爱护和谦让的，妹妹让他做的事情他从没有拒绝的。这天他本来在屋子里低头读书，全没有注意到天气的变化，妹妹喊

他，便放下书走出来。一出屋，也被奇异的景致吸引住了。他随着妹妹一起登上了屋后的小丘，看这千里雪飘遍野琼瑶的美丽景象。那雪又紧一阵，慢一阵，在空中画出变幻莫测的图画，犹如无数玉龙在空中争斗。兄妹两人从前只是在古人的诗篇里读到过对雪景的描写，现在亲眼看到，两个人不觉沉浸到这如幻还真的情境中了，全然忘了时间，忘了寒冷。从背诵古人的诗又引起了他们的诗情，两个人一人一句联起诗来。联着联着，英俊发现英台的口齿似有些不清，一看，她的嘴唇有些发紫了。英俊说：“妹妹，你冷了，回去吧！”英台跺了跺脚，觉出身上是有些冷，但嘴上却说：“不冷，诗还没作完呢，不回去！”

英俊看妹妹兴致高，便也不再勉强她，怕妹妹冻坏，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给妹妹披上。英台不穿，英俊一定让她穿，英台只好披上，但这时她渐渐从诗的境界中醒了过来，自己披上袍子身上感到温和了，想到哥哥一定会觉得冷，便拉着哥哥回家了。

这天夜里，英俊感到身体不适，但瑞雪引起了创作的灵感，他带着病不仅把与妹妹的联句写出，改好，还写了一篇《冬雪赋》。睡下以后才觉得周身疼痛，一会儿如同掉进冰窖，一会儿又如同坠入火坑。

第二天，母亲发现儿子身体不爽，问他，英俊说没什么，他怕父母和妹妹担心，硬挺着吃了些饭，回到房间便呕吐了出来。英俊身体偏弱，过去也有偶感风寒的时候，喝一点姜汤，出一身汗，也便渐渐好转。这次母亲开始也没太注意，谁知病势日渐沉重，到第三天，英俊想硬撑也撑不起来了。夫人这才着了





急，忙告知员外请医生诊治。偏巧本庄唯一的一位医生又被邻村请去看病了，员外命人备马到邻村去请，又隔了一天医生才来。他诊了诊脉，说：“不妨事。”开了两剂汤药。英俊吃了药却又上吐下泻。员外命人去问医生，医生说：“这是以阳克阴，水旺则火熄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”

然而与医生的说法完全相反，英俊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到第五天，这位聪明好学的青年，父母的好儿子，妹妹的好兄长，竟全然不顾念亲人会如何想他，静静地离开了人世。

这对祝家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，祝员外和夫人正对儿子寄以厚望，想不到白发人送了黑发人。英台不仅痛失手足，而且悔恨自己穿了哥哥的袍子，让哥哥冻坏了。母亲安慰她，说不是她的错；她恨那位庸医误了儿子的病，主张要找庸医算账。祝员外擦干了眼泪说：“有道是治病治不了命，咱们命中注定没有儿子，不要埋怨别人了。”他心里想的是，祝家与这医生是世交，怎能撕破面皮呢！

丧事从简，但英俊的文友送来的挽联、挽幛摆满了灵堂，大家对英俊的青年早逝都十分痛惜。

英台也写了挽联悼念哥哥：

伴雪而来，随雪而逝，咏雪佳句竟成绝响；

开卷得仁，闭卷得智，万卷宏图志步后尘。

联中“伴雪而来”，是英台听妈妈说，哥哥生的时候正好外面也飘着瑞雪，妈妈很高兴，说雪是那样晶莹可爱，想给儿子起名叫雪儿；但父亲却不高兴，他说江南很少降雪，落下来很快就会化掉，生儿子时降雪并非吉兆。现在儿子还未满二十

岁，就随雪而去了，这也是他说命运难违的一个根据。而“志步后尘”，则包含着今天人们说的“化悲痛为力量”的意思。她的这个想法是很真诚的，哥哥死后，她要更用功地读书，在书中化解哀思。她想，哥哥没读完的书我要读完，哥哥没有实现的理想我要替他实现。

丧礼那天，老夫人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，什么也顾不上看，过了两天她要收起悼念儿子的挽联，发现女儿写的一副，不禁心头一颤：一个儿子已经没了，女儿怎么还要“步后尘”呢？她命丫环赶紧烧掉。丫环刚要烧，她又叫住，心想，祭奠死人的东西都要烧化，如果把挽联烧化了，真被儿子看见，他再来找妹妹……她越想越怕，便让丫环把它埋了，让人、鬼都不知道。

一个冬天，祝家一家过得无情无绪。往日吃饭的时候，兄妹二人时常斗斗嘴，如果哥哥赢了，英台一定不肯罢休，再想主意还击，直到哥哥忍让、认输才罢休。老两口看着兄妹唇枪舌剑地交锋，心里十分高兴，有时“训斥”几句，并不认真。现在坐到饭桌上，少了一个人，英台抬头看看父母，不忍看他们那悲苦的样子，便迅速低下头来，匆匆吃几口饭告退。老两口常常相对无言，女儿离开后，才互相劝勉，勉强吃顿饭。

这年的春节也不知是怎样过的，往日的一些应酬也都免了。春节过后，老夫妇的悲痛心情渐渐平复，祝员外对夫人说，司马明先生那里还得派人去说一声。因为司马先生在招收学生上要求很严，他一期只收八个学生。祝员外是托人投书为英俊报了名的；现在儿子不在了，需要提早告诉先生，以免影响其他想求学的学子入学。





员外和夫人议论这些的时候，英台都默默听着，没有插言，但她心里却萌生了一个行动计划，在绣房里抓紧缝制一些特殊的衣服。

英台除了喜爱诗文和琴棋书画之外，也喜爱刺绣。如同读书一样，她学刺绣也没有什么实用目的，她觉得描龙绣凤也同写诗画画一样，是一种创造。在一块锦缎上，能创造出自己心想的图样，能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境界，是件令人高兴的事。她在刺绣时也时常迸发出灵感，绣着绣着就改变了原来的预想，增添一些新的色彩和细节，比如花样中原先是一只圆睁两眼的小猫，绣出来却变成了一眼闭一眼睁。她绣花时，姿态十分优美，纤纤玉指，上下飞舞，真如裁云织锦一般。英台刺绣的时候，丫环人心常常在一边看得发呆。她先看了小姐描出的花样，待小姐绣成之后，却每次都出乎她的意料，常常惊讶得大呼小叫。有时她偷偷地把小姐绣出的东西拿去给夫人和老爷看，听到夫人和老爷的称赞，她十分得意，仿佛是她自己绣出的一般。

这次小姐在缝制一种奇怪的衣服，无领无袖，加了密密的扣绊，人心看了感到奇怪，小姐严厉地说：“你一定不许对老爷、夫人说，更不许拿去给他们看。”这种严肃劲使她吃惊。小姐缝出了两件之后，又比着人心的身子缝出了两件，更使人心莫名其妙。

这一天天气晴和，春光明媚，员外心情舒展了些，一清早到庄稼地里查看了一下春耕的准备情况，回到堂屋里喝茶。夫人看员外今天心情好，也陪他坐着，说些家务事。突然，老两口看见一位公子带着一位书童风度翩翩地走了进来。那公子落

落大方地上前请安，并让书童上前与老爷太太见礼。员外定睛一看，竟是孩儿英俊，心中一喜：莫非说英俊死了是自己的一场恶梦？是孩儿外出游学今日归来了？再仔细一想，不对，孩儿英俊确实是死了，已经两三个月了，恶梦哪有那么长？莫非是孩儿眷恋父母，魂儿从阴间又转了回来？员外想到这里心里一惊，便说：“英俊孩儿，为父知你这样年轻的故去心中不甘，你今回来，可有何话说？”那青年回答：“我不是英俊，我是他的同窗。”员外连忙道歉：“实在抱歉！老夫思念儿子心切，错把你当成小儿英俊，切勿见怪！”听到这里，那青年扑通跪到地上，说：“爹爹，儿是英台呀！”

员外擦了擦眼睛，仔细看看，确实是女儿英台的眉眼，便正色道：“你兄长去世，父母悲痛欲绝，现在刚刚静下一点，你却来开这样的玩笑，是何道理？”

英台答道：“孩儿怎敢取笑父母大人，儿是要替哥哥去杭州读书。”

员外道：“去杭州读书？你一个女孩儿家，怎可抛头露面？”

英台道：“孩儿女扮男装，不是爹爹都认不出吗？”

员外说：“这只是片刻之间的事；去杭州读书，天长日久，如何使得？”

英台道：“爹爹不是讲过，北国有位花木兰，替父从军，一十三载都未露女儿行藏。花木兰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”

夫人在旁，和员外一样，看到英台男装进来，开始也当成英俊，一直没认出来，后来英台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她便伤心落泪；到英台说出要替哥哥读





书的话，她更止不住哽咽起来。看夫人伤心，员外道：“不孝的女儿，看把你母亲气的，还不快扶你母亲回房歇息！”

英台赶紧过来，扶妈妈回房，夫人索性放声痛哭起来。英台陪母亲掉了一阵泪，恳求道：“母亲，父亲常说，学得学问，便是积攒下最大的财富，现在兄长不幸去世，女儿理应继承兄长未竟之事，完成他的学业。”

夫人说：“你若是个男儿，该多好啊！你离家远走，女扮男装，如果被人识破，如何是好！”

英台说：“女儿已做好了各种准备。”她让丫环人心去绣房取来一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是冬、夏两季穿的四五件紧身背心，有英台自己的，还有人心的；另外还有男人穿的鞋袜之类。母亲又流泪了。这次流泪有几分是从心里感动：看来女儿是早下了决心，并非一时冲动。母亲了解女儿的性格，她决定要做的事情是劝不转的。于是对女儿说：“这是大事，我和你爹爹商议一下再做决定。”

当下夫人就去找员外商量此事，她讲起女儿的决心和周密的准备。她对员外说：“英俊死后，英台一直寡言少语，这次如果一定不让她去，急出个好歹，如何是好？咱们可只有一个女儿了！”说罢又落下泪来。员外原本对女儿在家读书并不反对。当时的社会风气，才女也是受到人们特别看重的。英台在村里已有文名，所以提亲的格外多，员外还没有看中意的，所以都以儿子未娶，女儿尚小的理由予以回绝。他听了夫人的一席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便放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要去，你也要好好叮嘱，在外边如果弄不好，出乖露丑，那可就辱没了门